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六

桐城方　苞著

余　焌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胡傳國君嗣世定於

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公羊傳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使會葬禮也何以書會於天王之葬未嘗親赴甚者不遣使以會而王亟禮焉則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載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載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

朝饗之是已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

晉侯伐衛

穀箕伐許稱人皆大夫主兵至是喪期既畢。而後晉侯自出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以大夫而專會霸主會之政在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世子弒君未有直赴於鄰國者蓋宇宙未有之變。列國之史皆以傳聞而書也。啖氏助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大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凡戰書人敗書師屬辭之常也此戰書師何也稱人者大夫將之辭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第稱師也先儒或謂敗秦師于殽爲罪秦此戰爲稍恕秦非也殽之師要而擊之此結陣以戰故於彼不得言戰於此不得專言敗

丁丑作僖公主

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

藏主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傳不言公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而不可以義理求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此霸國之大夫會盟特以名見之始也至文之

世而魯大夫益張晉大夫亦漸張由是而列國之大夫皆張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蓋君忽其事故史書之畧也僖之篇每時首月書不雨必書六月雨乃知通三時此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又書八月雨則贅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之廟也不言祫者譏不在祭也躋僖公升其主於閔公之上也魯人以僖公爲兄閔公爲弟故易其位次而不知君臣之分不可易也。趙氏匡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張本則稱事。張氏洽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先儒謂貶而稱人非也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之卿大夫稱人自戰鞌以前列國之卿大

夫皆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三年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汪氏克寬曰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

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文之篇會盟侵伐皆諸卿釁出所以政逮於大夫也而霸國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諸侯皆怠於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孔氏穎達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爲文必嘗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

不復言其爵也。汪氏克寬曰或謂王子虎劉卷皆夾輔天子於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也。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臣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非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謚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耳。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楚人棄之晉襄不能及其未定合諸侯以討亂逾二年乃使大夫伐其與國所以爲商臣所窺轉生猾夏之謀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穀梁傳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左傳墜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此春秋特文與會于澶淵宋災故同義使夫救江而獨書伐楚則疑於討賊之師至於伐楚之後時救江之無策亦可按迹而得之此聖人之文所以詞約而義備也。李氏光地曰若止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向楚而不向江故書法如此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傳謂公逆非也莊公娶讐女親逆不諱而

喪娶親逆乃諱乎公親逆是重其事也乃不書

夫人至乎左氏所傳得之蓋微者逆故不以名

見不以夫人之禮致於廟故不書至不稱夫人

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蓋宣公之立也長

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已兆矣文公昏懦而

不能察是卽他日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其

稱婦有姑之辭也夫人無不氏而出姜穆姜不

氏以喪而婚夫人與有貶也女子制在父母疑

無貶故特文以見義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兵連晉有西顧之憂而狄侵齊會楚滅江六拱手坐視襄公旋卒霸勢遂不可復振矣。

晉侯伐秦

胡傳於秦晉之師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皆因以稱爵爲褒稱人爲貶而不知自宣以前君將則稱君大夫將則稱人也秦穆公亥年卒故不能報晉乃以見伐不報美秦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稱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謂外諸侯貶爵稱人之蔽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死者所以實口也歸仲子之賵猶因惠公而及之也至成風而特使卿歸含賵且會其葬則視夫人之常禮而有加矣故王不稱天所謂於其甚者而譏之也○趙氏匡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啓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呂氏祖謙曰須句司大皡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既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李氏琪曰齊孝公不能率桓公之烈晉襄能繼文公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獻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夏戰殽以郤秦

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而外患既息舉動卽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毁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必不以國殺赴先君旣殁嗣子在抱而以累上之辭言之則公穀所傳襄公漏言理或有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馮荆南曰告朔非告於廟也以是月應行之政告羣臣耳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則爲二事可知矣。既朝於廟何難以朔告哉。曾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餼餽生者之辭也蓋以月政告羣臣而因以餼之也。諸侯於三廟皆月祭故不告朔而猶朝於廟也謂之朝者豈以有告朔聽朔應發之政事而祭之儀節多不備與。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因

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

朔而言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此復書取而須句之失

不見於經以是知外取內田邑舊史皆諱而不

書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赴告不及以傳聞書其名不可得而詳也則第

書其國有是事而已凡弒君而稱人者倉卒生亂國人本末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殺公子大夫而稱人或微者相殺或大臣貴戚相殺或赴告有主名或赴告無主名皆不得不以人書也蓋稱國以殺則非其君之意目其人則兩下相殺不見於册書與弒君可氾書其人者異矣盜則陰使人賊殺而莫知其爲誰君大夫無異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戰而不言敗勝負敵也奔而不言出在外也秦絢公子雍不書晉不告也所告者禦秦師及先蔑之奔而巳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公羊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乃日後會而不與盟可乎且不序不名無以徵公之後會也蓋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焉垂隴之盟士縠

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何也晉襄公時權末下移盟者士穀而主者襄公此會則趙盾專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何以不書盾義在大夫不在盾使序諸侯而目盾則諸侯與大夫衆會之常辭而習其讀者莫之察矣

冬徐伐莒

魯方親莒故徐以號舉舊史之文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是時文公懦弱政在遂盾以公之盟未可恃也故復與遂要言至是而堅冰之勢成矣他日魯君在晉而季孫卽事於會兆於此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經曰如京師而二傳皆曰未如以赦之復不地耳汪氏遂謂赦以乙酉如京師而丙戌奔莒則受命而不行可知其實非也內大夫出聘未有以日書者安得以文繼暴盟遂定以乙酉之日遣乎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公孫歸父書至笙遂奔者國故也故詳其遲疾而返致命而奔之地若赦則從已之私耳未必以返地告魯人即知之義不必著於冊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司馬握節以死故以官書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所謂貴之者蓋會史之情非春秋之法也其名爲册書所不載則孔子無從而得之雖得之亦不可益矣。胡傳主兵者見殺守土者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

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之歸寧不書者也此何以書夫人至是不

安於魯矣。是他日子弑夫人大歸之始事也。故特書以發疑焉。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君幼不得書國殺又不得書盾殺故稱人。晉人以殺三大夫之故來告必曰使賊殺先克故討其罪魯史必承而書之而克之死不見於經何也據左傳使賊殺先克則當時本無主名盾

惡三大夫不附已而夙與克怨遂以疑獄蔽其罪若書盜殺先克繼書晉人殺三大夫則似歸獄於三大夫聖人固不忍據趙氏之疑詞而以未有主名之獄歸於三大夫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而致者得禮也所以別於文姜也以是知夫人之出與至舊史備書其出之得禮而無變者則孔子削之也其出之非禮而致者亦孔子削之也使舊史於夫人之出與至例不書則出姜

亦不書而孔子無從而得之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宋人殺其大夫皆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也若晉先都士穀箕鄭父乃趙盾挾私怨而以國法殺之其稱人何也殺大夫非若弑君之可目其人也兩下相殺不著於册書雖得其主名舍晉人無以稱也然方是時盾執晉政主諸侯專會盟侵伐則非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可知矣其爲執政者之私意而假於

公討亦可按迹而得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陽處父救江嘗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審以前策書未有載卿大夫之名氏者故雖霸國之卿亦稱人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據魯史而書故不及他國也地本聯合一體

處震則通體皆撼但發動之所其震必大漸遠
則震勢漸微而人不覺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至是而備君臣之辭一同於列國故二傳以
爲褒楚胡氏以爲思善悔過向慕中國故進之
皆非也商臣覆載不容之賊乃以聘魯而褒進
其君臣謬矣况明年伐宋次厥貉又明年伐麇
皆以爵書亦得謂褒進乎楚伐鄭宋與聘魯並
行蓋遠交近攻以濟其憑陵諸夏之謀未見其

思善悔過向慕中國也蓋齊桓之沒也楚師內侵魯附之恐後今晉文襄旣沒楚勢甚張而聘使忽至魯君臣以得與結好爲喜故備其君臣之辭以書於册穀梁所謂以其來我故褒之者蓋舊史之情而誤以爲筆削之旨也春秋於吳楚徐越所稱之貴賤詳畧一仍舊史蓋因之以見事實以弑父與君之賊泰然安於其位通聘問主會盟專征伐而舊史至是乃進之而一同於列國之君則時事可知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云僖公夫人成風又不可云及夫人成風故並舉而先僖公、屬辭之體然也、穀梁傳謂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未達於此也。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列國之師君將稱君、卿大夫將或稱人、或稱師、成襄以後卿將以名見、未有獨稱國者、而秦伐晉、晉伐秦、鄭伐許獨稱國、先儒以爲貶、非也、其事同時相次、而獨於一役貶、則其異於前後者何也、蓋秦晉鄭許之戰亟矣、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卿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於某國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及者公也何以知其爲公也爵雖亢或未敢使微者盟王臣也天王之喪不赴而與王臣要盟故沒公以見義焉蘇子王朝之卿也其稱子非五等之爵也蓋至是大夫張晉卿盟會册書皆以名見而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及斥言其行次之義故特爲是稱以尊異之自是以後會盟征伐王臣與諸侯列序皆稱子矣

赴告於諸侯亦稱子矣如以爲五等之爵則前此百餘年王臣無一子爵而後此會盟征伐將王命以出無一非子爵者其義不可通矣然則自是以後召伯來賜公命召伯毛伯奔楚復仍其恒稱何也會盟則據載書赴告則據簡書若承使而來其號名本不見於公之命策晉史無爲私易其恒稱也子朝之亂召毛從其恒稱而單劉稱子則皆從王室之赴告可知矣用此推之則高子來盟亦以晉方內難急而求齊故戴

書不敢稱其名而特為是稱以尊異之也。陸氏淳謂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非也。自周以前史記無徵何以知微箕非五等之爵乎。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書滅建國也、左傳蘇忿生與檀伯達封於河則周初舊國先鄭且數百年矣。然則記稱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皆不足據乎。凡記皆約春秋之文而為之也。若王臣有五等之爵則記亦無此文。傳稱溫子蘇忿生之後也狄滅溫而王以其地賜晉則失國久矣

豈僭人以其先世本爲建國故稱子以尊異之而後此遂以爲王朝之卿列於會盟之舊典與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世子商臣也其次厥貉乃胡傳所謂藏禍心以憑陵諸夏也而書爵則知稱爵爲褒之說不可通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張氏洽曰楚侵伐書子蓋盛張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晉人敗狄於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不敢復犯晉得臣敗狄於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孫氏復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逼耳故不名也○或曰舊史畧之與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不名同例杞魯婣也以微而畧之況郕伯乎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時君之女也不繫國未嫁也君爲之變正過於禮之常制故特書於册傳謂許嫁則卒

之非也十二公之女許嫁而卒者獨僖之篇伯姬文之篇子叔姬乎。啖氏助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自僖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者矣秦屢與夏盟使再至魯而術猶不氏何也僻遠而隔於晉故舊史畧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以河爲界此二國邊邑之爭也故不書及。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而先儒每以傳泪之曰此君將貶而稱人是以經釋傳也孔子作經豈預知後之有傳哉宜乎其說之自相戾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李氏廉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其秋叔

弓疆鄆田莒人愬諸晉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諸魯邑亦帥師以城何也與鄆逼近恐莒人窺見其謀而出師以相撓故預防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天久不雨而廟屋自壞奉先之怠忽可知矣不書新與御廩新宮同義

魯祖周公頌曰周公皇祖是也而伯禽始封廟亦不可毀故別稱大室其後妄立武宮而明堂位傳會比於武世室其書本僞作不足據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俱不忘晉援會以自通此新城之盟所以復合也商臣罪大惡極苟有人心者皆憾惡焉而靈公幼弱盾懷異心自顧其私不恤國恥坐失可爲之勢俾楚益張惜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承筐之會稱叔仲彭生此文闕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扈之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

趙盾何也義已前見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

盟書同自二幽以後未之有也蓋晉怠楚張諸

侯既貳而復合故載書要言以同凡會盟書曰

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而後書曰始將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孛之爲言茀也其言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以晉而不能行强於邾則捷菑之非正與晉人之爲義屈皆可見矣前此陽處父伐楚以名見

後此郤缺伐蔡以名見而此稱人則主兵者非卿也左傳帥師者趙盾公穀曰郤克則知舊史本末得其主名而非孔子沒其名以爲貶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未踰年而曰君何也書君之子則疑於奚齊之不正書世子則疑於優師之未立舍弒其君無

以屬辭也葢未踰年不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以立制見弑則稱君者正君臣之分以明法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商人弑君而稱公子何也至是外大夫無不書繫與族者矣故弑君者亦書繫與族舊史之文也。穀梁傳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謂子哀書字爲貴之非也古有以子其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春秋無以字書者其稱

伯仲叔季行次也乃記所謂五十以伯仲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其不書執我行人何也凡以他事執則書行人以見其執之不與也故以本事執則不書行人

汪氏克寬謂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單伯蓋其世稱但莊之篇單伯卒不見經以其爲桓之大夫也若此單伯乃其子孫則卒無不書之義

齊人執子叔姬

傳以叔姬爲舍母非也果舍母則當書齊人執其君之母叔姬葢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已見弑不得稱君夫人其不目商人何也書齊人則商人之罪見目商人則齊人之罪不見○時君之子不應有兩叔姬豈前十二年子叔姬承上庚子之文而錄者誤衍與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不名何也魯人以爲敏而貴之猶齊仲孫高子宋司馬司城之不名耳不書使非奉命而來盟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志魯無政使敖喪得歸也胡傳謂因其二子之哀以著教非也二子事不見經何從著教哉○汪氏克寛曰齊人但寘諸境上而敖之子自收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先書伐而詳其入之日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日在伐前則知以至之日戰矣此日在伐後則知伐未服而後入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皆晉侯親之故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使晉侯在行止當列序諸侯以著靈公方幼趙盾誤國釋賊不討之罪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其明徵也盟扈會扈蓋以晉大夫實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

夫以發疑而著變焉其義與僖二十七年盟于宋同蓋楚人主會乃書公會諸侯而沒楚人以得臣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得臣序諸侯之下則仍如于齊及鹿上之盟諸國及楚人皆列序可矣晉主會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盾序諸侯之下則仍如新城之盟列序諸侯而目盾可矣假而沒晉楚之大夫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為會盟而晉楚實不與所謂微辭隱義時

措從宜者此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曰齊子叔姬來歸則已嫁而出之辭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弒其君而逐其妃情迹顯然矣。執不稱君夫人歸不稱齊叔姬未配之辭也吳氏澂謂姬歸齊當在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弒疑得其實但舍當喪而娶則叔姬之逆與歸宜備書以志非禮豈舊史因齊婚不終遂畧其事而孔子不能益與。○家氏鉉翁曰齊商人既歸子

叔姬遂以兵加魯邀公爲盟公懼爲齊辱託病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之會後書鄟邱之盟其間書四不視朔著公不欲自出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羊傳自是公無疾不視朔非也曰四不視朔則後此仍視朔明矣但或視或否習以爲常不可勝書故其文不再見耳不曰告朔而曰視朔者凡朔事公皆不親也蓋自朝廟以及告朔聽朔之禮皆廢矣○高氏閌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邱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何以知其爲僖夫人也以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也子卒而夫人大歸必君之妻也未有君之母而大歸於君薨之後者也

毀泉臺

穀梁傳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地介三國之間故秦巴乘其將滅而取分焉若秦巴不利其土則雖以師從滅國之罪當專屬於楚胡傳謂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爲減楚之罪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人以弑者本末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傳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孔父仇

牧荀息非也春秋之初凡弒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此孔父仇牧荀息所以備載於册書也宋昭公之弒襄夫人公子鮑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則蕩意諸之死無以爲辭以爲死節不甘也以爲討罪又不可也故隱而不宣若以爲孔子削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正孔父仇牧荀息之所同耳何爲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至是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而與列國之大夫會伐猶稱人與九年救鄭之師同也篡弑大逆兵戎重事盾不自出而使林父本無心於討賊可知矣方是時歸生柄鄭亦有無君之心故使石楚會伐非獨怠於公義其曲庇亂人乃所以自為地耳陳序衛下則亦非上卿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閌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自趙盾專晉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蓋盟於國都盾無說以專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左傳以二扈皆晉侯親之誤矣時靈公少長君臣之隙已成盾之逆心已蓄矣後二年即身爲賊豈肯討齊宋之賊使天下知大義之不可泯哉既欲陰庇亂黨設靈公親會安知諸侯不有以大義相激助伸霸討者乎以情事

推之而斷以聖經之義法。此二役必盾實主之
決矣。史記稱盾專靈公忌之蓋得其情實傳稱
盾忠靈公無道蔽於趙氏之誣辭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秦穆公卒不見經蓋雖與中國會盟而未與魯
通卒不赴告至康公歸襚來聘故卒赴而得書

於卌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衛人殺州吁衛人本以爲賊也齊人弑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爲君也傳稱邴歜閻職弑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於申池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歜與職也。黃氏仲炎曰春秋篡弑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豈非以此始者必以

此終與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二卿並聘前此未有也蓋惡視齊甥也遂之姦謀恐齊人庇之故與得臣並聘以要於齊蓋謂舉國臣庶皆歸心於公子接而非已一人之私使齊人見謂勢不能止而曲聽之也而遂強横得臣同惡之罪皆見矣舊史之法非卿不見於册書聘與會介者必大夫也而得臣以卿而介

逆叔詣以卿而介宿故並舉焉將稱元帥史法之常也故晉六卿並出獨稱元帥而魯自戰鞌以後四卿出則並書三卿出則並書二卿出則並書蓋三桓無君各不相下而史不敢畧也孔子仍而不削何也使削得臣之並聘則遂之逆謀轉不可得而見矣削叔詣之並會則宿之僭端轉不可得而見矣諸卿並將者削之而獨稱元帥則三桓無君魯國分裂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故卽以舊史之異文爲作經之特筆也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而不地葬而不書故也子般之卒日黨氏微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赤之卒不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傳載叔仲彭生之死而不見於經何也孔子削之也曷爲削之使人疑而考其實也子赤之弑諱則彭生之死不得直書漫志其卒則殉君之迹隱矣或曰經雖不書彭生之卒何足以發後人之疑而得其實哉魯卿有事不見經而書其卒者矣未有

事見於經而不書其卒者也彭生會晉郤缺帥師伐邾其名屢見於經若以故出則當如慶父公孫敖之書奔若以專誅則當如公子買公子偃之書刺今非奔也非刺也則斷無不書其卒之義而方是時兩卿並聘而子卒不日先君既沒而夫人大歸新君即位而強鄰取賂則國之內亂可知君弒既諱則從君以死者不得明著其節可知若經書叔彭生卒則習其讀者以爲內大夫卒之常辭而無所用其疑矣或曰翟之

不卒既曰以討其罪矣彭生不卒何以知其非
翚類也翚之時內大夫無罪者皆書卒而桓之
大夫皆不卒則知以討其罪矣彭生之時內大
夫之首惡脅從無不卒而彭生無故而鈇焉則
知其死於君國而有不忍言者矣赤之卒也前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嗣書夫人大歸嗣書
行父如齊接之立也首書遂如齊逆女嗣書行
父如齊則知羣姦同惡相濟而彭生自是不見
於經則其不與罪人同心而死於非命其迹亦

昭然不可掩矣胡傳乃謂彭生不死於君命故不以死節予之當君父急難必待詔而後往於臣子之義安乎變故倉卒幼君之命何由得達且仲以君命名何由知其非眞乃以公冉務人非君命一言爲彭生咎誤矣彭生力不能衞幼主較之孔父不能止君之過荀息從君於昏豈反不及而聖人乃督過之深哉胡傳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何以不日以見其弑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婦人之出由夫。未有夫死而大歸者。況嗣君之母乎。書歸而不書孫。則夫人之行無惡可知矣。子卒不地不日。則非正命可知矣。而夫人大歸。則變妾僭君庶孽篡弑而逐君母。其迹皆不可掩矣。家氏鉉翁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於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桓文之功不可沒也。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則畏齊之討可知矣行父之與遂同心亦可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弑君而書國者四其義之異於書人者何也凡書人者倉卒生亂其國本未得主名而弟知賊由微者故舊史承赴而書人也若赴告有主名而非其實或譌以為無主名舊史據而書之至孔子修春秋欲仍之則非其實欲正之則無所徵故以國書蓋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庶其之

弑據赴告必曰微者或衆亂而未得其主名也舊史承而書之必曰莒人也而傳聞則太子僕也故第書莒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莒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安知非舊史本以國書也經修於異世而所據者舊史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若舊史則以傳聞書者有矣果得其實何以不目其人哉楚商臣蔡般之無赴告或赴不以實也審矣而皆目其人何獨於莒僕欒書吳光而隱

之也○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